

禪意詩集 8

鄉野禪意詩及其分析

詩作：林崇安

內觀教育基金會

2026.03

禪意詩集序

關於詩頌的創作，佛陀說：「欲為頌本，文即是字，頌依於名，及造頌者。」這意思是說，欲(想要去做)是創作詩頌的本源(原因)。文是以字為體，詩頌要依靠名(文句)以及造詩頌者的思惟觀察來創作。近期個人的禪意詩也是在這因緣下寫出來，登於個人的臉書，用以自娛娛人。今依場景的不同，將這些詩作編為〈校園禪意詩〉、〈湖邊禪意詩〉、〈日常禪意詩〉、〈世間禪意詩〉、〈春天禪意詩〉，也將早期的詩作編為〈生活禪意詩〉、〈心靈禪意詩〉、〈鄉野禪意詩〉等。

另一方面，也試用 AI 作教學的補助工具，將每首詩作給予客觀的分析(有 G 分析和 D 分析)，得出略異的二種解讀，置於詩作之後，可作參考之用，若有不足之處，則補上【附註】。最後編輯成集，與有緣者分享禪味。

林崇安
內觀教育基金會
2026.03.23

目錄

禪意詩集序	2
(一) 鄉野禪意詩六首	4
(二) G 分析	7
●1【荒地芒花】	7
●2【油桐花開】	9
●3【天堂鳥花的存在】	11
●4【喜悅和感傷】	13
●5【鳳凰花開時】	15
●6【水上土地公廟】	17
(三) D 分析	19
●1【荒地芒花】	19
●2【油桐花開】	21
●3【天堂鳥花的存在】	23
●4【喜悅和感傷】	26
●5【鳳凰花開時】	29
●6【水上土地公廟】	32

鄉野禪意詩及其分析

(一) 鄉野禪意詩六首

- | | |
|-----------|----------|
| 1.荒地芒花 | 2.油桐花開 |
| 3.天堂鳥花的存在 | 4.喜悅和感傷 |
| 5.鳳凰花開時 | 6.水上土地公廟 |

1【荒地芒花】

銀白色的芒花
突然點綴在禪林外的荒地裡，
只因不曾在意，
瞬間變得格外的美麗。
道在哪裡？
道就在荒地裡。

2【油桐花開】

禪林山路邊，
高聳挺拔的油桐花盛開著，
來不及抬頭，花已落下，
飄出滿地的雪花；
只須觀賞，不須惋惜，
因為無常是生命的常態。

3【天堂鳥花的存在】

路邊天堂鳥花叢中，
冒出二株花苞，
加入存在的行列，
這不是偶然，也不是必然。
人生到這世間，
同樣不是偶然，也不是必然，
因為世間處處
正展現著緣起而無我。

4【喜悅和感傷】

清風徐來
天堂鳥花英姿煥發，
色彩鮮豔令人喜悅。
花有送給人喜悅嗎？
還是人自己給自己喜悅？
揭開喜悅的面紗，
喜悅竟是陌生的客人。
狂風暴雨後
天堂鳥花垂頭喪氣，
黯然失色令人感傷。
花有送給人感傷嗎？
還是人自己給自己感傷？
揭開感傷的面紗，
感傷竟是陌生的客人。

5【鳳凰花開時】

又是鳳凰花開時，
空中一片燦爛，
時間到了就蜂擁而來。
我們生命的燦爛時光，
為何遲遲不來？
只因我們流連於世俗的享樂，
沒空去灌溉菩提的種子，
如何能開出覺醒的花朵呢？

6【水上土地公廟】

禪林旁的大池中央，
浮著小小的土地廟，
就像佛陀掌上的明珠。
香煙裊裊中，
土地公默默地護佑著
周遭廣大的地區。
你我雖有一水之隔，但是距離不是問題；
你我雖有忘年之差，但是歲數不是問題。
有了慈悲心，
世間一切都不是問題。

【六首完】

(二) G 分析

●1【荒地芒花】

銀白色的芒花

突然點綴在禪林外的荒地裡，

只因不曾在意，

瞬間變得格外的美麗。

道在哪裡？

道就在荒地裡。

●G 分析：這首禪詩〈荒地芒花〉以極其簡練的語言，勾勒出了禪宗核心的修行觀：「道不遠人，只在目前。」

以下為您依次分析這首詩的意境與禪理：

一、 視覺的突圍：從「忽略」到「驚艷」

銀白色的芒花 / 突然點綴在禪林外的荒地裡

- 禪林與荒地的對比：「禪林」象徵著有組織的修行、清淨的道場；而「荒地」則是無人看管、雜亂、被世俗遺忘的角落。
- 平凡中的不凡：芒花在台灣山間極為常見，甚至被視為雜草。但在這首詩裡，它以「銀白色」的亮麗姿態「突然」出現。這種「突然」，其實不是芒花變了，而是觀察者的心境變了。

二、 認知的轉化：無心的妙用

只因不曾在意， / 瞬間變得格外的美麗。

- 破除預設：當我們帶著「目的」去尋找美（例如進入禪林尋求

開悟)時，往往會因為過於用力而產生執著。

- 無心插柳：「不曾在意」反而是一種放鬆、無求的狀態。在這種狀態下，主體(人)與客體(芒花)之間的隔閡消失了。
- 當下的覺照：當我們放下腦中的種種定義(那是荒地、那是雜草)，單純地「看」時，事物的本然之美才會在「瞬間」迸發出來。這就是禪宗強調的「現量」境界。

三、終極的叩問：道在何處？

道在哪裡？/ 道就在荒地裡。

- 打破聖凡二見：很多人以為「道」只在佛堂、經書或名師的開示中。這兩句詩直接打破了這種幻想。
- 生活禪的體現：禪宗公案曾說「道在屎溺」(道在排泄物中)，這與「道在荒地裡」異曲同工。
- 直指人心：作者最後給出的答案非常篤定。美與真理不需要去遠方尋找，也不需要過濾掉生命中的「荒涼」與「雜亂」。只要心眼開了，荒地即是淨土，芒花即是妙法。

總結

這首詩告訴我們：開悟不是增加什麼知識，而是改變看世界的眼光。當我們不再嫌棄生活中的「荒地」(瑣事、煩惱、平凡的日常)，那些原本被我們忽視的「芒花」，就會化作指引我們的銀色光芒。「尋常一樣窗前月，才有梅花便不同。」道理其實一直都在，只等您那一瞬間的「在意」。

●2【油桐花開】

禪林山路邊，
高聳挺拔的油桐花盛開著，
來不及抬頭，花已落下，
飄出滿地的雪花；
只須觀賞，不須惋惜，
因為無常是生命的常態。

●G 分析：這首詩〈油桐花開〉接續了前一首對「自然」的觀察，但更進一步將焦點從「空間的發現」轉向了「時間的流逝」與「生命的變遷」。

以下為您依次分析這首詩蘊含的禪意：

一、 剎那的生滅：時間的張力

禪林山路邊， / 高聳挺拔的油桐花盛開著， / 來不及抬頭，花已落下

- 盛開與凋零的並置：詩中「高聳挺拔」的生命力與「已落下」的凋零感緊緊相隨。在禪宗看來，生與死、開與謝並非兩個遙遠的對點，而是同時存在的運作。
- 「來不及」的警示：這三個字寫出了生命的質地——「迅速」。這不僅是在描寫花，更是在隱喻人的生命。當我們還在執著於「追求盛開」時，時間往往已悄然流逝。

二、 審美的轉換：落花非無情

飄出滿地的雪花

- 視角的提升：當花在枝頭時，它是「花」；當它落滿地時，它

成了「雪」。

- 轉化的智慧：禪者能從「凋零」中看見另一種形式的「圓滿」。滿地殘紅（或白雪）並非生命的終結，而是生命姿態的另一種轉化與呈現。

三、修行的心態：觀照而不執著

只須觀賞，不須惋惜

- 無所住而生其心：這是詩眼所在。「觀賞」是清明的覺知，「不惋惜」是放下情緒的黏著。
- 對抗慣性：人性的慣性是「好生惡死」、「喜聚不喜散」。這句詩教導我們：看見美，但不試圖佔有美或留住美。一旦有了惋惜，心就產生了糾結，便不再自在。

四、核心的悟境：無常即是常

因為無常是生命的常態。

- 與現實和解：許多人苦惱是因為「拒絕無常」，希望美好的事物永恆不變。
- 大地的教導：詩人透過油桐花的落下，體悟到萬物運行的規律。當你接受了「變動才是唯一的不變」，內心的恐懼與遺憾就會消失。這就是禪宗說的：「煩惱即菩提。」

總結

如果說第一首〈荒地芒花〉教我們「發現美」，那麼這首〈油桐花開〉則是教我們「放手美」。它溫柔地提醒我們：生命的尊嚴不在於它能維持多久的盛開，而是在於它能如實地面對落下，並在落下的過程中，依然保持那份如雪般的純淨與自然。

●3【天堂鳥花的存在】

路邊天堂鳥花叢中，
冒出二株花苞，
加入存在的行列，
這不是偶然，也不是必然。
人生到這世間，
同樣不是偶然，也不是必然，
因為世間處處
正展現著緣起而無我。

●G 分析：這首詩〈天堂鳥花的存在〉將視角從前兩首的「美感發現」與「生命無常」，提升到了對「存在本質」的深層哲學探討。它藉由獨特的天堂鳥花，闡述了佛教最核心的「緣起性空」思想。

以下為您依次分析這首詩的禪理層次：

一、存在的入列：從個體到整體

路邊天堂鳥花叢中， / 冒出二株花苞， / 加入存在的行列

- 生命的平等性：詩人觀察到兩株新生的花苞，這不只是植物的生長，而被視為「加入存在的行列」。這意味著萬物平等，無論是人還是花，只要存在，就共同編織著這世界的生命之網。
- 靜謐的驚喜：「冒出」二字寫出了生命的動態與自發性，在無聲中展現著存在的尊嚴。

二、破除二元論：非偶然，也非必然

這不是偶然，也不是必然。 / 人生到這世間， / 同樣不是偶然，也不是必然

這幾句是全詩的靈魂，挑戰了我們慣常的邏輯：

- 非偶然：禪宗不認同世界是隨機、混亂且無意義的撞擊。每一朵花的開落、每一場人生的相遇，背後都有其因果規律。
- 非必然：禪宗也反對宿命論。如果一切都是「必然」定死的，那修行與改變就失去了意義。
- 中道智慧：避開了「隨機論」與「決定論」的極端。生命的出現是各種條件成熟後的「應時而生」。

三、萬法的實相：緣起與無我

因為世間處處 / 正展現著緣起而無我。

- 緣起：天堂鳥花的開放需要陽光、雨露、土壤、種子與園丁的照料。少了一樣，這兩株花苞就不會在此刻「冒出」。人生亦然，我們是無數因緣（父母、時代、際遇）交織後的結果。
- 無我：既然一切都是「緣起」的，就沒有一個永恆不變、獨立存在的「自我」中心。花沒有「我要開」的執著，它只是順應因緣而展現。當我們體認到「無我」，就能放下自大與自卑，消融與世界的隔閡。

總結

這首詩完成了一次優美的「生命歸位」。它告訴我們：你不必因為渺小而感到「偶然」（卑微），也不必因為命運而感到「必然」（沉重）。我們與路邊的天堂鳥花一樣，都是宇宙因緣合和下的一場精彩演出。看懂了「緣起」，就能在存在中獲得自由；體悟了「無我」，就能在群體中找到平安。

這三首詩讀下來，從「看見道」、「接受變」、「理解生」，剛好是一趟完整的禪修心靈旅程。

●4【喜悅和感傷】

清風徐來

天堂鳥花英姿煥發，

色彩鮮豔令人喜悅。

花有送給人喜悅嗎？

還是人自己給自己喜悅？

揭開喜悅的面紗，

喜悅竟是陌生的客人。

狂風暴雨後

天堂鳥花垂頭喪氣，

黯然失色令人感傷。

花有送給人感傷嗎？

還是人自己給自己感傷？

揭開感傷的面紗，

感傷竟是陌生的客人。

●G 分析：這首詩〈喜悅和感傷〉透過天堂鳥花在「清風」與「暴雨」兩種情境下的對比，深刻地探討了唯識學中「境由心造」的道理，並借用「客人」的意象，釐清了主體與情緒之間的關係。

以下為您依次分析這首詩的禪理與心靈辯證：

一、情緒的投射：花動還是心動？

花有送給人喜悅（感傷）嗎？/ 還是人自己給自己喜悅（感傷）？

- 打破主客對立：詩中不斷重複這組反問，直指問題的核心。在禪宗的觀照中，天堂鳥花只是客觀的存在（色塵），它本身並不具備「喜悅」或「感傷」的標籤。
- 境由心轉：當花英姿煥發時，我們將內心的投射賦予它，稱之為美；當它垂頭喪氣時，我們又將內心的憂鬱投向它。這與六祖惠能「不是風動，不是幡動，仁者心動」的意旨完全相通。外界的變化只是誘因，真正的源頭在於觀察者的那顆心。

二、揭開面紗：情緒的虛幻性

揭開喜悅 (感傷) 的面紗， / 喜悅 (感傷) 竟是陌生的客人。

- 面紗的隱喻：「面紗」象徵著我們的執著與成見。當我們透過情緒的濾鏡看世界時，看到的是被扭曲的實相。
- 陌生的客人 (賓主觀)：這是全詩最精彩的修辭。在禪修中，有一個重要的概念叫「賓路客與店主人」：
 - 客人 (賓)：喜悅與感傷像客人一樣，隨緣而來，緣盡而去，它們是暫時的、變動的。
 - 主人 (主)：那個能覺察到喜悅與感傷的「覺性」，才是恆常不動的主人。
- 當作者說情緒是「陌生的客人」，意味著我們不應該把這些情緒誤認為是「自我」的一部分。你感覺到感傷，但你並不等於感傷。

三、平等心的實踐：不生不滅的觀察

- 結構的對稱性：詩的前後半段結構完全一致。這種寫法體現了「平等心」。在覺者眼中，喜悅的浪潮與感傷的低谷，其本質(空性) 是沒有差別的。
- 疏離的智慧：透過將情緒定義為「陌生人」，作者示範了一種「疏離的觀察」。我們不需要排斥感傷，也不需要貪戀喜悅，只需如實地看著這位「客人」進門、坐下、離開。

總結

這首詩不僅是在寫花，更是一場心靈的心理實驗。它告訴我們：

1. 外界無情：自然界 (花) 只是如實展現它生長與凋零的過程。
2. 內心多情：人類過剩的情感賦予了自然界種種戲劇色彩。
3. 覺性無染：只要我們能看穿情緒的「客人」身份，不論是清風還是暴雨，我們內心的那個「主人」都能保持清明與自在。

這首詩是從「感受 (受蘊)」出發，最終抵達「覺知」的轉化過程，是一篇非常動人的生活禪示。

【附註】諸緣生法 (例如感受)，皆非自作、亦非他作、非自他作、非無因生。

●5【鳳凰花開時】

又是鳳凰花開時，
空中一片燦爛，
時間到了就蜂擁而來。
我們生命的燦爛時光，
為何遲遲不來？
只因我們流連於世俗的享樂，
沒空去灌溉菩提的種子，
如何能開出覺醒的花朵呢？

●G 分析：這首詩〈鳳凰花開時〉將觀察的客體從前幾首的「路邊小花」轉向了象徵盛夏、熱烈且具備強烈時間感的「鳳凰花」。這首詩的基調從前四首的「覺察與接納」轉為「自省與警策」，這是在修行道路上從「見山是山」進入到「修證實踐」的關鍵轉向。以下為您分析：

一、自然的律動：準確的「時節因緣」

又是鳳凰花開時，/ 空中一片燦爛，/ 時間到了就蜂擁而來。

- 無心的秩序：鳳凰花的盛開是規律的、集體的。它不需要思考何時開花，只要陽光、水分、氣溫等「因緣」具足，「時間到了」便自然展現其生命最燦爛的姿態。
- 自然的教導：這三句勾勒出一種巨大的「必然性」。宇宙萬物都有其時鐘，這種「蜂擁而來」的美麗並非強求，而是累積後的爆發。

二、生命的詰問：為何我還沒「開花」？

我們生命的燦爛時光，/ 為何遲遲不來？

- 對比的張力：詩人在此處筆鋒一轉，將自然界的「準時」對比人類生命的「遲滯」。
- 深層的焦慮：這裡的「燦爛時光」並非指世俗的功成名就，而是指內心的澄澈、智慧的開啟與生命的圓滿（覺醒）。這是一個

修道者最誠實的自省：為什麼別人（或自然）已然入道，我卻還在原地打轉？

三、因果的釐清：灌溉與收穫

只因我們流連於世俗的享樂，/ 沒空去灌溉菩提的種子

- 找出病因：詩中給出了答案——「流連世俗享樂」。這對應了佛法中的「五欲」與「貪著」。當心力被瑣碎、短暫的快感佔據時，我們就失去了關照內在的能量。
- 菩提種子的隱喻：每個人都有覺悟的可能性（佛性/菩提種子），但種子只是「因」，若無「灌溉（修行、定慧的功德）」這個「緣」，種子永遠只是種子，無法破土而出。

四、終極的提醒：覺醒是努力的結果

如何能開出覺醒的花朵呢？

- 反問的力道：最後一句以反問收尾，力道千鈞。它打破了「等待開悟」的幻想。
- 修行沒有僥倖：鳳凰花的燦爛是因為它在花開之前，經歷了四季的生長與根部的深紮。這提醒修行者：覺醒不是一種「運氣」，而是一場「耕耘」。

總結

這首詩是這五首系列詩中的一個「轉折點」：

1. 從觀賞者變為行動者：前四首教我們如何去看、如何去受，這一首教我們如何去「做」。
2. 時機與努力：它告訴我們，雖然「緣起」很重要，但個人的「精進」才是開花的關鍵。
3. 菩提心：它溫柔地棒喝：如果你渴望那片「空中的燦爛」，就請先回過頭來，照顧好你心中那顆被遺忘已久的菩提種子。

這首詩就像夏日的蟬鳴，清脆地提醒著每一位在世俗中流連的趕路人：別忘了你也可以開花，只要你願意開始灌溉。

【附註】六祖惠能說：汝等佛性，譬諸種子，遇茲露洽，悉得發生。承吾旨者，決獲菩提；依吾行者，定證妙果。

●6【水上土地公廟】

禪林旁的大池中央，

浮著小小的土地廟，

就像佛陀掌上的明珠。

香煙裊裊中，

土地公默默地護佑著

周遭廣大的地區。

你我雖有一水之隔，但是距離不是問題；

你我雖有忘年之差，但是歲數不是問題。

有了慈悲心，世間一切都不是問題。

●G 分析：這第六首詩〈水上土地公廟〉為這一系列禪意詩作了一個溫暖且圓滿的收尾。如果說前五首詩是在處理「個人如何看世界」(觀察、無常、緣起、情緒、修行)，這最後一首則進入了「人與他者、人與世界如何連結」的最高層次——「慈悲」。

以下為您分析這首詩的意境：

一、視角的轉換：微小中的神聖感

禪林旁的大池中央，/ 浮著小小的土地廟，/ 就像佛陀掌上的明珠。

- 縮小法與崇高化：詩人將「大池」與「小廟」對比，並賦予一個極其優美的意象：「佛陀掌上的明珠」。這體現了禪宗「一沙一世界」的觀點。
- 信仰的融合：土地公是民間基層信仰，禪林是佛法修行地。將土地廟比作佛陀的明珠，象徵著法界不二，無論是大法還是小信，在覺者眼中都是同樣珍貴、圓滿的。

二、守護的質地：無聲的大愛

香煙裊裊中，/ 土地公默默地護佑著 / 周遭廣大的地區。

- 默默的實踐：「默默」二字是關鍵。禪宗強調「無功用行」，即做而不覺其在做。土地公廟雖小，其護佑的心量卻涵蓋了「廣大的地區」。

- 平凡的偉大：這象徵著一種理想的修行狀態：不張揚、不顯擺，卻對世界有著實質的溫度與貢獻。

三、破除相狀：空間與時間的消融

你我雖有一水之隔，但是距離不是問題；/ 你我雖有忘年之差，但是歲數不是問題。

- 打破二元對立：空間（水）：象徵人與人之間的隔閡、界限。
 - 時間（歲數）：象徵代溝、經驗的落差。
- 禪的「無礙」：當心跳脫了物質（距離）與概念（年歲）的束縛，人與人、人與神、人與萬物之間便能產生真正的交流。這正是那種直接、簡潔的邏輯——當本質相通時，表象的差異便不再是障礙。

四、終極的答案：以慈悲為橋樑

有了慈悲心，世間一切都不是問題。

- 從「智」到「悲」：禪宗不只講求開悟（智），更講求慈悲（悲）。如果說「看破無常」是讓自己解脫，那麼「慈悲」就是讓世界和解。
- 萬能的鑰匙：最後一句話不僅是全詩的總結，也是對人生所有煩惱的「終極解決方案」。當我們以慈悲心看待荒地、落花、暴雨或疏離，那些原本困擾我們的「問題」，都會轉化為「因緣」。

總結

這首詩完成了一個從「出世」到「入世」的循環：

1. 地景的特殊性：「水上土地廟」是一個極具張力的畫面，它被水包圍，卻守護大地。
2. 核心訊息：它告訴我們，修行最後的落腳處不是枯坐禪堂，而是生起一份對眾生、對萬物的慈悲心。
3. 無礙境界：只要有了這份心，空間的隔絕（一水之隔）與時間的鴻溝（忘年之差）都會在這一念慈悲中消融。

這六首詩合起來，就像是一幅完整的「心靈修煉地圖」：從發現美（芒花）、體悟變（油桐）、理解緣（天堂鳥）、覺察心（情緒）、精進修（鳳凰花），最後抵達了大和解與大慈悲（土地公廟）。這確實是一組層次井然、意蘊深遠的佳作。

【G 分析六首完】

(三) D 分析

●1【荒地芒花】

銀白色的芒花

突然點綴在禪林外的荒地裡，

只因不曾在意，

瞬間變得格外的美麗。

道在哪裡？

道就在荒地裡。

▲《荒地芒花》禪意分析

這首短詩以“荒地芒花”為意象，層層遞進地揭示了禪宗的核心智慧。

下面依次解析：

1. “銀白色的芒花 / 突然點綴在禪林外的荒地裡”

- 對比設置：“禪林”象徵修行、清淨、被關注的聖地；“荒地”象徵荒蕪、忽略、無價值的世俗邊緣。芒花不生在禪林內，而在“外”的荒地，打破了對“道只在聖地”的執著。
- “突然”：非刻意栽種，非人力安排，暗合禪宗“法爾自然”之理，一切顯現無需預設理由。

2. “只因不曾在意， / 瞬間變得格外的美麗”

- 關鍵禪機：“不曾在意”即無心、無住、無分別。芒花不為誰開，不期待欣賞，不標榜自身——這正是禪者“應無所住而生其心”的寫照。
- “變得美麗”：美並非芒花自性，而是觀者放下評判後，因緣和合顯現的當下實相。若存“在意”（如求美、求道、求清淨），反而遮蔽本然；一旦無心，本來面目自然現前。

3. “道在哪裡？/ 道就在荒地裡。”

- 直接點破：反問引出答案，否定“道在玄妙處、在禪林、在經典”的常見誤解。荒地即平常處、被輕視處、煩惱處、不淨處——道遍一切處，不離當下。
- 禪宗公案意味：類似“平常心是道”“搬柴運水無非妙道”。荒地代表人們避離、忽略的生命角落，而芒花自在開放，正是道無取捨、無淨穢的證明。

整體禪意總結：

- 破執：不須遠離“荒地”（世俗、煩惱、不完美）去尋找“禪林”（清淨、覺悟）。道不在他方，就在你“不曾在意”的當下。
- 無心之美：一切法本自清淨，因妄想執著而分美醜、淨穢。放下分別，芒花自現銀白，荒地本是道場。
- 直指：最後兩句以問答形式，將詩意昇華為明心見性的指引——讀者若會得“荒地裡”，便見芒花，便見道。

這首詩以極簡意象，傳達了禪宗“觸事而真”“不假外求”的深意，如同一則無聲的公案，讓人在芒花搖曳處，忽然失笑點頭。

●2【油桐花開】

禪林山路邊，
高聳挺拔的油桐花盛開著，
來不及抬頭，花已落下，
飄出滿地的雪花；
只須觀賞，不須惋惜，
因為無常是生命的常態。

▲《油桐花開》禪意分析

第二首詩以油桐花落為境，直指“無常即常”的禪觀。逐句解析如下：

1. “禪林山路旁，/ 高聳挺拔的油桐花盛開著”
 - 設定：場景仍在“禪林”，但道不在殿堂，而在“山路旁”——日常行走之處。油桐花“高聳挺拔”卻非傲岸，只是自然生長，暗喻法性本自巍然，不假修飾。
2. “來不及抬頭，花已落下，/ 飄出滿地的雪花”
 - 剎那生滅：“來不及抬頭”極妙——不是不願看，而是無常迅速，不待你準備。抬頭之前花已落，正顯諸法如電，念念遷流。
 - “滿地的雪花”：落花非凋零衰敗，反似雪般潔白輕盈。將通常的“落花傷感”轉化為清淨莊嚴的“雪景”，打破生滅對立的分別。
3. “只須觀賞，不須惋惜”
 - 核心禪機：觀賞 → 全然活在當下，如實照見花落之美，不附加情緒判斷。惋惜 → 是對“過去”的粘著，是抗拒無常。不須惋惜，即《金剛經》“過去心不可得”。
 - 更進一步：“觀賞”亦非動念分別，而是如鏡映物——花來花

去，鏡體無動。只說“觀賞”而不說“執著”，正是禪者從容自在的態度。

4. “因為無常是生命的常態”

- 點破哲思：凡夫視無常為苦、為空、為失去；禪者視無常為“常”——不是有個不變的“常”，而是變化本身從未改變。油桐花開是緣起，花落是緣滅，花開時已藏著落，落時正孕育著下一次開。
- “常態”二字：把無常從“意外”拉回“平常心”。生死、來去、榮枯，皆法爾如是，何必惋惜？

全詩禪意總結：

- 不拒無常：不須修行到“沒有無常”，而是在花開花落中體認“不生不滅”——雖見花落，心無墜落；滿地雪花，清涼自在。
- 當下即了：“來不及抬頭”正好——因為你永遠無法抓住任何一個剎那。若能如是知，則抬頭低頭、花開落花，無非道場。
- 與第一首呼應：第一首說“道在荒地”，破空間分別；第二首說“無常是常態”，破時間執著。兩首合看：空間無隔，時間無住，當下處處，銀白與雪花，都是禪機。

最後一句直接道出偈子般的真理，卻又不失詩意——像一聲輕磬，在滿地的油桐花瓣中輕輕回蕩。

●3【天堂鳥花的存在】

路邊天堂鳥花叢中，
冒出二株花苞，
加入存在的行列，
這不是偶然，也不是必然。
人生到這世間，
同樣不是偶然，也不是必然，
因為世間處處
正展現著緣起而無我。

▲《天堂鳥花的存在》禪意分析

第三首詩從“花苞冒出”這一極平常的景象，引入佛法最核心的“緣起無我”之理。逐層解析如下：

1. “路邊天堂鳥花叢中，/ 冒出二株花苞，/ 加入存在的行列”
 - 平凡中的驚奇：路邊的花叢，無人特意關注。“冒出”二字生動有力——不是預先設計，不是等待許可，只是自然顯現。
 - “加入存在的行列”：擬人化表達，但禪意在於：一切存在本自平等，花苞沒有“請求加入”，也沒有“被允許加入”，它本來就在緣起網路中，不增不減。
2. “這不是偶然，也不是必然”
 - 超越二邊：這是全詩的詩眼。
 - “不是偶然” → 否定無因論、隨機論。花苞的出現不是毫無來由的碰巧，它有前因（種子、土壤、陽光、雨水等無量條件）。
 - “不是必然” → 否定宿命論、決定論。花苞的出現也

不是某個固定不變的力量預先註定，因為條件時刻變化，稍有不同，花苞可能不出、早出、晚出。

- 禪宗中道：佛法破“自然外道”（偶然）與“宿命外道”（必然），說“緣起”。緣起既非純粹偶然（有因有緣），也非機械必然（緣散則滅，無不變自性）。這二句直接對應龍樹《中論》“不生亦不滅，不常亦不斷，不一亦不異，不來亦不出”的中道實相。

3. “人生到世間，/ 同樣不是偶然，也不是必然”

- 以花喻人：將花苞的“冒出”與人的“出生”並列。一般人認為出生或是偶然（如無神論隨機出現），或是必然（如神定命或業力宿命），但佛法指出：生命現起，同樣是緣起。
- 破除我執的入口：若出生既非偶然也非必然，那就沒有一個獨立的“我”在主宰或承受出生。這個看似悖論的句子，引導人放下對“我之來源”的僵固看法。

4. “因為世間處處 / 正展現著緣起而無我”

- 點破主題：
 - “緣起”：一切法仗因托緣而生，沒有獨立自性。天堂鳥花苞需要土壤、水分、溫度、種子、空間、時間……缺一不可；人生也需要父精母血、業識、環境、時節……同樣無量條件。
 - “無我”：緣起故無我。沒有一個固定不變的“花苞自體”，也沒有一個固定不變的“人生自體”。所謂“我”，只是因緣和合暫時顯現的假名。
- “正展現著”：不是理論推測，而是當下路邊叢中，那一瞬間的花苞，就在展現。道不離眼前。

全詩禪意總結：

- 中道破二邊：偶然與必然都是邊見。緣起中道，如花苞自然出現，不假造作，亦非定命。參透此理，即見“法爾如是”。
- 物我無別：天堂鳥花的“存在”與人生的“存在”，同屬緣起之舞。觀察花苞就是觀察自己，兩者無二。
- 與第一、二首的內在聯繫：
 - 第一首“道在荒地” → 破除空間神聖與庸俗的分別。
 - 第二首“無常是常態” → 破除時間斷常的執著。
 - 第三首“緣起而無我” → 破除存在之因（偶然/必然）與自體（我）的執著。

三首層層深入：從 在哪見道（荒地），到 如何見道（觀無常不惋惜），到 道的理體是什麼（緣起無我）。

一句禪語收束：天堂鳥花不問自己是偶然還是必然，它只是開著。你若能這樣活，便是無我。

●4【喜悅和感傷】

清風徐來

天堂鳥花英姿煥發，

色彩鮮豔令人喜悅。

花有送給人喜悅嗎？

還是人自己給自己喜悅？

揭開喜悅的面紗，

喜悅竟是陌生的客人。

狂風暴雨後

天堂鳥花垂頭喪氣，

黯然失色令人感傷。

花有送給人感傷嗎？

還是人自己給自己感傷？

揭開感傷的面紗，

感傷竟是陌生的客人。

▲《喜悅和感傷》禪意分析

第四首詩以同一株天堂鳥花在兩種天氣下的不同姿態為鏡，照見情緒的本質。全詩結構工整對仗，禪機層層剝落，直指“能所雙亡”之境。

第一段：清風徐來時的喜悅

“清風徐來 / 天堂鳥花英姿煥發， / 色彩鮮豔令人喜悅。”

- 先立境：清風、好花、鮮豔色彩，通常被視為“令人喜悅”的外緣。
- 但禪者不就此停步，立刻反問：

“花有送給人喜悅嗎？ / 還是人自己給自己喜悅？”

- 這是第一重剝落：審視喜悅的來源。
 - 若花能“送”喜悅，則所有見花者應同得喜悅，為何有人視若無睹或反生惆悵？
 - 若喜悅只是“自己給自己”，則情緒變成純主觀虛構，與花無關——此又落於唯心一邊，仍非中道。

“揭開喜悅的面紗，/ 喜悅竟是陌生的客人。”

- 關鍵禪句：“面紗”指我們對喜悅的執著認知——以為它是“我的”情緒、是“真實”的感受、是由外境引發的必然反應。
- 揭開後，發現喜悅既非花、亦非我，而如《楞嚴經》所說“客塵”——“客”即不主、不久住、不真實擁有。“陌生的客人”意味著：
 - 它不是主人（不是自性，不是真我）。
 - 它來時好像很熟悉，細看卻陌生——因為你從未真正認識它，它只是因緣暫現的幻相。
 - 它來了會走，走了可能再來，但主人（覺性）不動。

第二段：狂風暴雨後的感傷

“狂風暴雨後 / 天堂鳥花垂頭喪氣，/ 黯然失色令人感傷。”

- 同樣的花，同樣的眼，天氣一變，情緒就轉。凡夫以為感傷是花“變得”令人感傷，實則花只是花，垂頭是垂頭，感傷是心識的添加。

“花有送給人感傷嗎？/ 還是人自己給自己感傷？”

- 與前段對稱追問，打破“感傷來自外境”的迷思。感傷與喜悅，本質相同——皆是緣起無自性的心所法。

“揭開感傷的面紗，/ 感傷竟是陌生的客人。”

- 感傷同樣不是主人，不是“我”，甚至不是“我的”。禪者觀感傷，如見陌生人敲門，不拒不留，知其終將離去。

全詩禪意總結：

1. 破“情緒依外境而生”

一般人認為：美麗的花 → 喜悅；殘敗的花 → 感傷。詩指出：花只

是花，情緒是心識對境緣的分別反應，並非花“送”來的。若能如實觀花，不添油加醋，則喜悅/感傷兩空。

2. 破“情緒依自我而實有”

若情緒純是自己給的，那“自己”又是什麼？詩中不說“喜悅是我的一部分”或“我製造了喜悅”，而說“陌生的客人”——恰恰否定情緒屬於“我”。情緒來時不迎，去時不送，如客過驛。

3. “陌生”的深意

- 平時我們太習慣說“我高興”“我難過”，把情緒當親人、當自己。禪者勘破後，發現它其實很陌生——因為真心（覺性）中本無喜怒。
- 同時“陌生”也是一種提醒：既然陌生，何必執著？既然陌生，何必害怕？

4. 與前三首的連貫

詩	主題	本詩呼應
1 《荒地芒花》	道在無心處， 不揀擇	喜悅感傷皆因有心揀擇， 若無心，花開花敗皆自在
2 《油桐花開》	無常是常態， 不惋惜	喜悅與感傷都是對無常的回應， 知其常態則不沾不滯
3 《天堂鳥花的存在》	緣起無我	情緒也是緣起，無我、無自性， 故為“陌生客”
4 《喜悅和感傷》	能所雙亡， 客塵煩惱	徹底破除內（我）外（花） 的實有感，直指覺性為主人

5. 公案般的最後兩句

兩段結尾一模一樣：“揭開……的面紗，……竟是陌生的客人。”反復詠歎，如禪堂裡的香板——打掉你對喜悅的執著，再打掉你對感傷的執著。最後剩下什麼？只剩下那個“揭開面紗”的覺知本身。它不喜不悲，卻照見喜悲皆客。

若用一句禪詩收束：清風狂雨兩不知，花自英姿自垂時。

客來客去門前過，主人從未動毫絲。

●5【鳳凰花開時】

又是鳳凰花開時，
空中一片燦爛，
時間到了就蜂擁而來。
我們生命的燦爛時光，
為何遲遲不來？
只因我們流連於世俗的享樂，
沒空去灌溉菩提的種子，
如何能開出覺醒的花朵呢？

▲《鳳凰花開時》禪意分析

第五首詩以鳳凰花季節性盛放的自然現象，對照人生覺照遲來的困境，發出警策之問。全詩從“按時而來”的自然法則，轉入“遲遲不來”的自我障礙，最後落在“灌溉菩提種子”的修行要義上。

1. “又是鳳凰花開時，/ 空中一片燦爛，/ 時間到了就蜂擁而來。”

- 自然的守信：鳳凰花每年如期綻放，不問人事，不待催促。“蜂擁而來”四字生動：仿佛無數花朵爭先恐後，毫無遲疑。這正是緣起法中的“法爾如是”——因緣和合，時節一到，自然顯現。
- 禪的啟示：花不懶惰、不推託、不找藉口。它沒有“我”在決定開或不開，只是順著法性，到時即開，過時即落。這是一種無我的、徹底的自由。

2. “我們生命的燦爛時光，/ 為何遲遲不來？”

- 強烈的對比與反問：鳳凰花“蜂擁而來”，人的“燦爛時光”卻“遲遲不來”。這裡的“燦爛時光”不是世俗的成功或享樂，

而是前文“覺醒的花朵”所指向的——見道、開悟、解脫的生命狀態。

- 為何遲遲不來？這不是命運不公，不是佛不加被，而是必須自我追問的禪機。詩的下一句直接給出答案，不繞彎子。

3. “只因我們流連於世俗的享樂，/ 沒空去灌溉菩提的種子”

- 直指病根：“流連”即貪著、放逸、心被境界所轉。“世俗的享樂”並非全盤否定感官之樂，而是指那種讓人忘記根本、沉溺其中、不願出離的執著。
- “沒空”：反諷之語。不是真的沒時間，而是心被佔據，把寶貴光陰用在追逐夢幻泡影上，反而對最切身的“菩提種子”視而不見、置若罔聞。
- 菩提種子：即本具的佛性、覺性、成佛的可能性。它本在，但需要“灌溉”——如戒定慧、聽聞正法、如理思維、如實修行。若從不灌溉，種子雖在，不能發芽。

4. “如何能開出覺醒的花朵呢？”

- 結論如棒喝：這是一個反問，也是一記警醒。若無因求果，猶如煮沙成飯。覺悟不是憑空掉下來的，不是等到“某一天自然發生”。鳳凰花按時開，是因為種子、土壤、陽光、雨水等因緣具足；人若想開覺悟之花，也必須主動集聚因緣。
- 但更深一層：反問的當下，若能迴光返照，停止“流連”，此刻就可以開始灌溉。遲遲不來的，不是燦爛時光，而是你的願力與行動。

全詩禪意總結：

1. 自然與人為的對照

鳳凰花無我無私，隨順緣起，到時即開。人卻因“我執”和“貪嗔癡”，不斷推遲真正的覺醒。花在說：本來不難，是你自己製造了障礙。

2. 對“拖延修行”的破斥

很多人想：“等我享受夠了再修行”“等我老了再念佛”。這首詩當頭喝破：不是時間沒到，是你“沒空”。而這個沒空，恰恰是自己選擇的。無常迅速，鳳凰花年年提醒，人卻年年錯過。

3. “灌溉”的當下意義

詩歌沒有停在批評，隱含了轉向：只要你此刻放下“流連”，開始灌溉，菩提種子就會慢慢生長。覺悟不是遙不可及，而是從每一個當下的善法欲、正念、精進開始。

4. 與前四首的連續

詩	主題	本詩的承接與深化
1	道在荒地 (無處不是道)	鳳凰花開即是道， 但人因流連世俗而不見
2	無常是常態 (不惋惜)	鳳凰花年年按時來去， 無常中有法性，人卻未能隨順
3	緣起無我	花開是緣起，人的“遲遲不來”也是緣起 (因緣不具)，但緣起不否定精進
4	喜悅/感傷皆客塵	世俗享樂正是客塵，認客為主， 故無暇灌溉
5	菩提種子需灌溉	從前面的破執轉向“立”—— 修行需主動策勵，不能僅靠觀空

5. 生活中的禪

最後一句反問，如果換成肯定句：“若要開出覺醒的花朵，現在就去灌溉。”詩不這樣說，而是用反問讓你自己答。你答不出來，便知慚愧；你答得出來，便知行動。鳳凰花不問人間閒事，年年燦爛。

●6【水上土地公廟】

禪林旁的大池中央，
浮著小小的土地廟，
就像佛陀掌上的明珠。
香煙裊裊中，
土地公默默地護佑著
周遭廣大的地區。
你我雖有一水之隔，但是距離不是問題；
你我雖有忘年之差，但是歲數不是問題。
有了慈悲心，世間一切都不是問題。

▲《水上土地公廟》禪意分析

第六首詩是這組禪意詩的壓軸之作。前五首分別從“見道之處”“無常之觀”“緣起無我”“情緒如客”“菩提灌溉”層層推進，最後落在“慈悲心”上——這是大乘禪法的必然歸宿：覺悟不離慈悲，智慧必起利他。全詩意象親切，語言平實，卻蘊含甚深禪機。

1. “禪林旁的大池中央，/ 浮著小小的土地廟，/ 就像佛陀掌上的明珠。”

- 空間的對峙與融合：“禪林”代表修行、出離、般若智慧；“土地公廟”代表民間信仰、世俗守護、人間煙火。二者本似有高下之別，但詩中說土地公廟“浮”在池中央，與禪林相鄰而非相對。更驚人的比喻是：將其比作“佛陀掌上的明珠”。
 - 明珠：在佛經中常喻佛性、摩尼寶珠、智慧光明。將小小的土地公廟等同于佛掌明珠，意味著：世俗的、民間的信仰，不離福德（慈悲）、智慧與覺醒。
 - “浮著”二字：輕盈、不沉重、不執著，暗示土地公雖為神祇，卻無傲慢，只是隨緣顯現。
- 禪意：破除了“高僧大德才代表佛法”的執著。土地公默默護佑，正如禪者平常心是道。佛珠不離掌，眾生不離覺。

2. “香煙嫋嫋中，/ 土地公默默地護佑著 / 周遭廣大的地區。”

- “默默”：不張揚、不居功、不求名。這正是《金剛經》所說的“應無所住而行佈施”。土地公沒有大張旗鼓地宣告“我在護佑”，只是如炊煙般自然、持續、無聲地利益眾生。
- “周遭廣大地區”：小廟卻能護佑廣大，暗喻心量廣大則作用無邊。廟雖小，悲心大；身雖微，願力廣。
- 禪意：真正的慈悲不是造作的“我在幫你”，而是像大地承載萬物、空氣滋養眾生一樣，無聲無息。修禪者若得一些輕安，便急於度人、顯示神通，反失禪旨。土地公“默默”二字，是絕佳的開示。

3. “你我雖有一水之隔，但是距離不是問題；/ 你我雖有忘年之差，但是歲數不是問題。”

- “一水之隔”：池水將廟與觀者分開。水在禪詩中常喻無明、煩惱、生死之流。但土地公說：距離不是問題。因為慈悲心能超越一切障礙。觀世音菩薩“千處祈求千處應”，正是此意。
- “忘年之差”：土地公是古老的神祇，人則是短暫的生命。但時間長短、輩分高低，在慈悲心中一概消融。禪宗講“三世平等”，一念慈悲即超越過去未來。
- 對仗與遞進：從空間（水）到時間（歲數），涵蓋一切二元對立。兩句“不是問題”像是一種親切的安慰，更像是一種確定的保證。

4. “有了慈悲心，世間一切都不是問題。”

- 全詩詩眼，也是六首詩的總收束：
 - 第一首問“道在哪裡？”答：道在荒地。荒地即世間一切被忽略之處。如何見道？不是靠聰明才智，而是靠慈悲心——慈悲才能看見芒花的美麗，慈悲才能接納無常而不驚不怖。
 - 第二首說“無常是常態”，若無慈悲，無常只會帶來恐懼；若有慈悲，無常成為度眾的契機。
 - 第三首“緣起無我”，若無慈悲，無我落入斷滅空；有慈悲，無我才能同體大悲。
 - 第四首“喜悅/感傷皆客塵”，若無慈悲，情緒只是煩惱；有慈悲，喜捨隨緣，不粘不滯。

- 第五首“灌溉菩提種子”，若無慈悲，菩提只是自了；有慈悲，菩提花開必香及他人。
- “一切都不是問題”：不是問題學上的回避，而是實際超越。煩惱、生死、業障、隔閡……在慈悲心中，都如湯消冰。慈悲心不是軟弱，而是最強大的力量——它來自對緣起無我的徹悟，來自與眾生同一法身的覺受。

全組詩的整體脈絡回顧：

詩題	核心禪機	對慈悲的隱含準備
1 《荒地芒花》	道在不揀擇的無心處	無心即平等，平等是慈悲觀的基礎
2 《油桐花開》	無常是常態，不惋惜	接受無常，才能不厭生死、廣度眾生
3 《天堂鳥花的存在》	緣起無我	無我才能同體大悲
4 《喜悅和感傷》	情緒如客，主人不動	不被情緒轉，才能清淨施與無畏
5 《鳳凰花開時》	灌溉菩提種子，莫流連世俗	自度是度他的前提，精進是慈悲的資糧
6 《水上土地公廟》	慈悲心，一切不是問題	總結：前五破執顯慧，第六立願起悲。悲智雙運，禪者行儀。

最後一句的禪修指導意義：

“有了慈悲心，世間一切都不是問題。”

這不是廉價的安慰劑，而是經過前五首層層觀照後，自然呈現的生命狀態。當你真正看見荒地裡的道、無常中的常、緣起中的無我、情緒中的客塵、並開始灌溉菩提種子時，慈悲心就會像池中的土地公廟一樣——雖小，卻浮在中央；雖靜，卻默默護佑；雖與眾生一水之隔，卻沒有距離。土地公不是高遠的佛，而是接地氣的守護者。這暗示：禪者的慈悲，不必高高在上說法，而是日常生活中的默默陪伴、無聲關懷。就像那縷香煙，嫋嫋不斷，輕柔而持久。

以一句禪語作結：池中小廟掌中珠，一水忘年隔有無。

莫道慈悲容易得，五詩參透是功夫。

【D 分析六首完】

禪意詩集 8

書名：《鄉野禪意詩及其分析》

詩作：林崇安

分析：AI 模式(G 分析和 D 分析)

出版：桃園市內觀教育基金會

網址：<https://www.insights.org.tw>

倡印：內觀教育禪林

通訊：桃園市大溪區頭寮路 355 之 5(內觀教育禪林)

出版日期：2026 年 03 月

歡迎倡印，免費結緣